

摇摇而若堕，一夕数惊，去死者盖无几矣。最后赵云泉先生来，投以大剂附子理中加吴萸、丁香之属，甫进一剂，汗敛体温，泄止神定，累进之病乃告痊。云泉之言曰：今年太岁在辰，为湿土司天，又当长夏之令，累日阴雨，天人交困，证多寒湿，时医不读《伤寒·太阴篇》，何足与论活人方治哉！予自闻此语，然后知仲景方治果足脱人于险也。”

这是曹颖甫首次从父亲重病的过程中,认识到仲景方神奇的疗效。“时医不读《伤寒·太阴篇》,何足与论活人方治哉!”赵云泉先生对时医的批评,给年仅 16 岁的曹颖甫留下深刻的印象。

“光绪中，赴试金陵，途中卧病，偕行者略知医方，日以藿香、佩兰进之，汗出而热不除，抵金陵，病益殆。适先表伯陈葆厚来同寓，诊予脉，曰：病当速愈，但累经发汗，津液已耗。因向药肆中购荷叶露三大瓶，及哀家梨十余枚，曰：渴即饮之，饥即啖之！予从其言，半日而尽。抵暮，携药及煎粥之器及米炭来，予睡方醒，闻药香，葆伯令侍者进一瓯，自觉满身沾渍，中夜，衣被俱湿，葆伯为予易衣被，问其方？则曰：桂枝白虎汤也。予至是，全体舒畅，呼粥尽二碗，安眠达旦，非复病夫之故态矣。予至是，益信经方。”

曹颖甫本人的患病经历,使他坚定了对经方的信念,下决心学习仲景学说。

“然后浏览《伤寒》《金匱》全文，予年已三十有八矣。嗣是以
来，慨然兴救世之志，然其端实起于家庭：用大剂附子理中，则自先
母邢太安人病洞泄始；用皂莢丸，则自母氏病但坐不眠，时吐浊痰
始；用十枣汤，则自母氏病痰饮始；用甘草粉蜜汤，则自家婢病蛔厥
始；用大黄牡丹汤，则自若华母潘氏病肠痛始。莫不随时取效，其
应如响。然则，仲景之书，岂金元四家所能窥见万一哉！所谓仁人
之言，其利溥也。”

“予年过五十，始来上海，其间用经方取效者，十常八九。”

曹颖甫自己习医以来,用经方治愈家中多人,益信经方之效。后来上海开业,专用经方治病,取效者十有八九。秦伯未说:“那